理價 0 +

讓。每次起碼十元。 就 親 全 豹 者 。 良 見 在年定 內五閱。人全 費以年

九惠。 是國體一至年。多則類 一六份。減收太洋六角。 彙訂五份 裏。。 良款自 【號七十七百一第▶

晨箋

彙訂五集

人人是童話

愛個絲光 線塗偵探案

綠窗凝墨

萬奇全書

由郵匯。(三)函面簡寫上(一)凡蒙郵購本社發行品

裏概免加

强一条统计士规则 一届 数小湖景

徐阜呆

佇立的女子决不止二人。車站上 的男男女女。 車站上有兩個女子佇立着。 但是這無數人。並非全體如急 做眼前一種直接目的。就像我 般。並非全是擁入月台上去。 蜂也似的出出進進

男女中。只有兩個女子。已送入我一有幾個。男子不必說。女子像我那一有幾個。男子不必說。女子像我那一刻只是立着等候人。這種人也很那麼或者再等一下要去買票。此 的等候人的態度。 那二人的美麗和 自然與四 四周的種不安

色中分明有一種不會搖動的確信 肥。立在販賣店前。 些狠像妓女的地方。 以猜伊是個良家婦女。 我竟斷不定。看伊 手錶二者以外毫無關係的眼睛。 遮蔽這確信時。 。在那裏等人。偶然有不安之影要 眼睛。只是凝視着正面門 充滿着確信在那裏監視的眼睛。 在那長睫毛的深 唯一的憂慮。 的手樣。覺得伊見時刻過去。實是 個不知是人家人呢。f 。很有區別 脚夫洒水過來的 的映入我眼中來咧。 除正面大門和右手 伊必定看看右手 處。閃閃有光。這 扮。却是可 **或是妓女**。 毛很長的 人肌肉稍 然而也有 只有在

最小第一百七十七號……

良晨好友社印

一百七十七號:

第

一張…

約摸歇了二十分鐘。 人似的男子進來之時。 這是我注意此女子後 那所等的

穿灰色袍子的男子。 子的臉色很躊躇。不知答些什麼。 灰色袍子的人。 去。一囘兒拏着票子囘來。恰巧又 要想和女子說什麼時。 中間夾了三四人。 裝的人微微 處去。灰色袍子斜眼一瞥。即對洋 脫帽。好像問他往那裏去。灰色袍 女子。 個洋裝的人。 趕緊大踏步向賣票處 那女子與灰色袍子的 一笑。拋撇了他。就去 失然相遇。他就一 俱通過東票處 向女子低聲 已往軋 正面門口

> 在右肩上。那洋裝的。就是二人中 子好像答道。在後面人手中。 女子。軋票人好像問伊要票子。 間夾了幾個人。 八對於手拿 年約三十二三。 一女是聯絡着的。 拿在手中的玻璃雨衣。 目送二人。 兩張票子的灰色袍子 灰色袍子此時把 洋裝的在四十 也很明白這一男 所以用 副同 斜搭

適相對照。方纔的是肥環。此刻的 **畏故意拿着肩巾。身材與方纔的** 有一個女子。打扮也很時髦。手 這對照似乎太迎合我的

通信牌 乘客室的

良晨好友社印 11

的大門。旁邊的側門等度 買店的旁邊。酒牌間的側 去時。伊也看的。這也自 的視綫。很不鎮靜的亂射 之處。長睫毛女子與 的眼色。 色。 口有嚮聲。伊也要看。伊一·來。這女子一定看的。摩托· 有火車或馬 眼色中 版色。 州。各方面 區。這女子 **则面。正面** 些沒有自 **伙色袍子**

車站上鐘鳴二下時。 從遠遠望去。 等不及的不安之色。 的 大概是想寫些 已經看得 這女子 走這 **到通信牌** 出通信牌



良晨箋上精繪風景美人花卉鳥獸等圖畫

物美

o有數十種之多。張枕綠君題字。六行

八行俱有。格式雅致適用。剔選上等瑞

自今日起

每七百張

多則類推

價廉

典紙及毛邊紙。精印五顏六色。

。歎請郵匯。或郵票加一成代現。 每七百張實價大洋一元。函購寄費発加

▼優待

凡購良晨箋三元以上。如欲於箋旁附印

實價一元

碼頭小橋頭 艮晨好友 社發行

本埠四馬路中市大東書局分售

通信牌。 瞧着。 覺得很沒趣。這是我把自己比比知道了。這女子計算了時間。神氣 來等人的。所以方纔看過一遍。全 清楚。所寫的時刻。大概是九時 着。又屈指計算時間。我看得伊 方可拭去」的字樣。這女子暗 也大表同情的。其時我就想到 一時前後。我也很知道。 一定還有放大些的必要 「經過六 我是 暗 小

咧。

那裏能夠叫六小時這麼快的過去 。再與方纔一般的屈指計算。然而 這女子離開了通信牌。又走近去 我心中却在那裏笑這女子太 在這女子又屈指計算的時候

去一小時。 已經據五 四次。 寫的一行偕去。 决心似的眼色。 來。我心中就笑不出。這女子又用 信的人在此。 一行。這女子的意思。 因為還有連一小時也不 於是突然在牌上揩去其中的 現出一副一心一意的神氣但是這女子竟屈指計算到 小時。此刻照規定早 也只好叫 所以這女子把九 遠遠瞧見他手車 你忍受一 髣髴說。你 能通

遍。

念

定咧。 邊瞧見一種料想不到的殘酷! 拿着粉筆咧。 妓女似的一個女子 上寫什麼了。人家一留心。走過的 於是從這女子立在通 一個立定咧。第二個 此時我眼睛在 0 要在通信

牌。 點咧。 那邊出了什麽事。一齊趕出來。圍 前時就注意着的 角裏出現了。 乘客室內幾個無所事事的人。當 氣。暗想填是一班狠心的 躊躇着的徐徐過來 好久似的趕快過來。我 已將人家的好奇心愿 前。連警察 好幾個 也從車站 心中很生 有守候了 利用通信 煽到最高 人。不料

免太無情咧。我竟不忍見他們如 紳士。連那貴婦人。也過 邊際。這眞比流血還厲害 我很憤怒。殘酷無情。也 察也去看麽。 担心。暗暗看守好伊的 。我默忖時。暗暗 竟連警

最小第一百七十七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

最小第一百七十七號·

。於是我更目不轉睛。你們倘 又暗暗祈禱這女子快快這舉動實在野蠻。我憤 人知道有人在旁觀 那麽在不叫這 我憤怒 的情景。當做所獲。打定主意離開 就不能不把現在這一種料想不到 **然一散。車站恢復常態。又**啟意的眼光睨視那些野蠻人等。 P 站去了。 我所等候的人竟不來。 又歇

我

使好奇心止不住。

女子覺得的遠處望望好了。

這女子寫完。急囘頭向後面一看。 。所以更費時刻。 一字。且想且寫。很難稱心像意的 **這女子是像不慣拿筆的人。** 幷且很打算寫得端端正正 一字 壁的一家化粧品店看去。 被一陣極強的油煎味來收縮我的 正是腦力疲乏。在街上行走。忽然 面是風和日媛的春日午後。 看。頓時將視綫離開。向隔 我不禁對那店頭蝟集着的

寫去。

極了。

完了就走罷。

看呢。

一定要叫當事

去了。我頓時放心。再對那將解散 急急離開車站 自然 這一天晚上。 口口封信 我接到那女郎

的第

欲強辯。

含敵 我從這向不相識的 女郎 接受

比着那女子本

更用一副

的半圓形看去。不消說了

然後對着半圓形的羣衆。

投了一

中。都是些香水瓶陳列着。

種含敵意的視綫。

事」最初信以來。 竟是個何等樣的女子。 信時。我總作種種想像。 住在你附近因此很知道你幼時的 過好幾封信。自從突然來一封「我 一次想到這女郎是妓女的。 毎接 然而總沒 到他的書 不知伊究

牌上寫的字。」 以上所載的「我」。 乃小說中

很久。你若到得遲。可瞧見我通信

今夜來的快信。這麼寫着

玻璃窗

的主人翁。並非作者。倘使 讀者。要疑是作者。作者也不

社友好晨良詢請 ◆……

籍貼

紋樣

優優孳優之優等務優點點孳點清點版使點 奉料有 頭小橋頭 倘 需 繪 獨 湯 術 元 迅委此以鮮印速印故明刷 件名仿片 約郵取良高技 期運價印人師 寫字特製銅河專家專司打 不費極刷 一富 畫傳 誤由廉業等於 本社担任 為職志非 經驗印刷 面當明 治的格式地價紙 書招



編 輯 語

星期六

歸後腹瀉。醫

投以巴豆

主客盡

大黄各五斤。即

作及圖畫,請讀者拭目俟起。大加推廣。內容除張枕起。大加推廣。內容除張枕 星期日

部。

星期四 枝。 歸插瓶中。

愛。 清香可

星期二

隣婦 患病。呻吟 床褥。 醫

謂伊挾妓過度。

非用六

星期三

星期一

閒居臨池。

用郵票隸書

大字數張。

頗得米襄陽

十七帖三味。

荒唐日記

陳國基

晨起。龍王招余飲。書至 即御風而赴。 烏龜丞相 的一日。 抽鳥烟的人有人勸他戒

余素惡病聲。 乃游書肆 鯉魚將軍亦列席。 定說怎奈我斷除了他。

宿病既愈。乃

適地理教員

哨演云。

見有宋板康熙字典一 急以數十孔方兄購

是日避暑某園。 折梅一

是不中。有人勸他不要買

財迷先生買了數十次的

說我何嘗怕伊。不過免淘

怕老婆的人。人家嘲笑的

自圓其說

再行撲滅種云

欲雪五九大恥

依道。只怕不買。買了

星期五

百七十七號 第三張: 艮晨好友社印气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

最小第一百七十七號

最小第一

我因爲煩悶得很。借此消遣的 要復發的呀。 好賭的人們倘使勸他不要從事這 傷神傷財之舉了。他 一定囘答說。

。前年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毓俊。 到今年三月裏死了。前月生了一 我們村中。有一家姓夏。家產很富 兩個醜名詞 周德榮

對雙生。都是男的。他的父母想毓 足配。一個取名足相。本來名詞很 對雙生。名詞劣些罷了。 俊的名詞雖好。而壽不長。如今一 你們想這兩個名詞。 個叫做夏足配。一個叫做夏足相。 加上一個夏字。很是難聽。 好笑不好笑 一個取名 道士 和

香烟

呢。

開

生面尚友錄

稻香村 宋陳天瑞。號南村 清同農。字稻孫。 明沈鼎。號香郊

良鄉粟 梅蘭芳 明沈輔。字良弼。 清李鴻。藻號蘭孫。 清吳偉。業號梅村。 清程式。淵字芳墅。

東洋車 倘 明李登。字土龍。 明呂元善。號冠洋。 清吳瞻泰。字東巖。 明杜偉。字道升。 宋王庶。字子尚。 清沈萬育。字和鄉。 清沈道寬。號粟仲。 元任士林。號松鄉。

西方釋夢錄 清潘時敏。

博人。 ● ● ● 頭 部 滿 生 痂 癬 。

夢中跳躍爲戲。 主幸運 將來及極

夢中聞畫眉鳥唱。 主不

夢見巨大樹幹。主事業ク 寄贈枕綠先生

隨意見豐神。我欲增聲 秋筆。江山絕代人。等身 **随聞黃歇浦。張子邁摹倫**

每册大洋四角

枕綠小說

上海

小橋頭銘一南市新碼

新頭

坚裹

良晨好友社發行

一角

集 ▲下如錄目篇六廿容內▶

窗衾同兩影榮一燈十 外夜夢父上譽轉前七 之良 之爪與念之年 人心 間痕健間酒後 康

匠的與籲破戀滅變

頭碼新市南海上所行發

詩歌劇本專談小品圖畫共千種 張枕綠君題字 嚴簡凡君精繪時裝美人讀報圖 小說一千餘種 封面 内容 共五厚册 說之文約千種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發行 實價大洋一 程周張水青鵑綠 趙苕狂

彙訂 **最小報每三十號彙訂一** 撰述者 集。 集 每集有一英寸之厚。 自第一號至第一百五十號 朱 張 畢 胡 天 碧 倚 虾 壓 精裝極美觀。

最

及其他作 家朱江張徐何高人 一元五角

分七票或郵〇費函: 代角二寄匯款不購: 現五元郵〇請加寄

言情妙著

之 轉情纏有

有

思

之

液情

旺描

流寫

下女傅

坎 風

豔情證卽到於

記記記讀男流

目

葩 遺 繡 列 心

古

記記

記記記

幻恆帕

亦 袖 心 援 足 記 記記記 讀情

記記錄微流 時

記記

山趣影 (續) 朱秋鏡

(廿二)老杭州上當了

老杭州是不大靠得住的。 佛緣。約摸也住了有幾個月呢。所以杭州的景緻。瞭 唐松庵君數年前曾住西湖。留連淨寺。而且著着結些 角錢一乘。而老杭州的車。却說定了來囘一元四角。 豆不是格外貴了嗎。這算是極微細的問題。但也足見 如指掌。但是今番却上了當了。我們的黃包車。 **碑定二角錢一個鐘頭的。從二點半到七點半。不過十**

(廿三)四種旅行法

座地交通全仗車子。水路交通却用船隻。 即省時間。除非應用四種旅行法才可。於是我們出了 四溪之勝。倘然從西湖中放舟前去。拔去西湖閘。原 一直前往。不過費時太多。著西湖新志的胡寄凡君 於各種道路交通。熟得了不得。他說到西溪去要 一天應用得最多了。 到秋雪交蘆兩菴去探 各式舟車。

原是峯 臥 之



(報本期上看參請)

春潤鷹。雇黃包車到松木場。又向杭餘汽 此。我們這一天。真有舟車栗六之數了。 兩乘汽車。直達老東嶽。老東嶽下來。還須出 走到河干。又買了兩只小舟。款乃搖去。 歩行・小舟。不是四種旅行方法嗎。囘 (廿四)似曾相識 步行一段。

最小第一百七十七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七十七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次來時。除非在夢中。 足一個價目。又說道。那位船家。我上次來時。不 搖櫓的舟子。都是半老徐娘。一見我們大羣人三五隻 也認得你的。 小船。爭着上來兜生意。他們不知我輩雖是初次到來 是你的船搖去的嗎。又何必爭論價目呢。那 但是胡君却是往來頻數。老於此道的了。 朱然伊又疑惑起來。慢慢的撑開船去。其實呢。我上認得你的。 我們不如照上次的價目能。 去:去: 一回。果然似曾相識。於是我也凑趣說道。不是。我 人注白看 呀。幸虧水淺。深纔及膝。方不至於滅頂。急 吃了一嚇。起先當是甚麼。原來竟跳下了水 故。才明白伊的意思。原來下水去。 水淺。不能搖過去。賺不了這幾角錢。也不一 將鞋子襪子。一古腦兒脫去。忽的跳下水去 擔驚害怕o忙問那老船娘。怎樣了。過不去嗎。只見那

沿溪的風景。差不多像我的故鄉洞庭山了。兩岸都栽 著桑樹。一舟搖曳沿溪曲折而行。遠遠的山光。 水依稀似故鄉。西溪一路好風光。我來不見蘆花白。 足莫釐最高峯呢。忽然吟與大發。便口占一詩道。 差疑

(廿五)陸地行舟法

近來久晴無雨。河水清淺。不料搖到中途。 遊與正濃的當兒。 忽然發生了 忽然撞住 不

過淺灘。助他一臂之力呢。 種舟行法。倒不曾嘗試過。我笑對唐君說道。 用了許多力。居然過難關。 照樣的應用此法。太覺麻煩了。還有更淺的以 船娘笑嘻嘻的。也不囘話。捋起了袖口。摩拳擦掌。還 得不從舟中走出幾人。使那船輕一些。容易溫 但是前面淺難不 這也可算陸地行